諸子彙函

97
30

諸子彙函卷之二十四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雲門子

莊劉名勰字彥和東莞人父尚越騎校尉勰蚤孤家貧好學青州府城南雲門山讀書七歲時夢彩雲若錦攀而採之又夢隨仲尼南行寤有著述意忽夢人水索源於是著文心雕龍爲梁通事舍人自號雲門子沈約見而奇之

○○○原道

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

門 白 3
號 97
卷 29

傍注竝日先提起心字而後及有心無心之別

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人實天地之心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星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鍠故形立則章

後漢日同顧翌篇並妄

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形有心之器其無踰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讚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

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仰則觀象於天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易十名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迺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書洪範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六極玉版金鏤之實丹文綠牒之奎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鳥迹代繩大庭結契以代結

陶王敬自談文
出易書詩之粹

絪之政衡恒書勢云文字始炳炎皞音皓遺事紀
昧彼鳥跡始作書勢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
在三墳而年世渺平始盛元首載歌尚書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尚書益稷謨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夏后氏興
業峻鴻績九序惟歌尚書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勳德洊臻逮
及商周文勝其質雅頌所叙英華日新文王患
憂繇音酋辭炳曜符采複隱精義堅深重以公旦
多材尚書金縢云公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振其徽烈劉音煒端
詩緝頌斧藻羣言至夫子纘聖獨秀前哲鎔鈞

宋韓也
狄升卷曰玄一作元玄作泫者

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
啓而千里應席珍禮記儒行篇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流而萬世
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爰自風始
暨於孔氏玄聖刱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裁
文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河圖洛書問數乎
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易曰觀人文以化成
蕭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
辭義故知道沿音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
通而無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存乎

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通道之文也

贊曰

道心惟微神理設教光采玄聖炳燿仁孝龍圖厭體龜書呈貌天文斯觀民胥以傚曹始能曰其原道以心即運思于神也沈休文謂其深得文理大抵理非深入不能躍然惟彥和義炳而采流故取重于休文也

陶宏景曰政化出得大

徵聖

夫作者曰聖述者曰明陶鑄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則聖人之情見（音現）乎文辭矣先王聖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是以遠稱唐世則煥乎盛近褒周代則郁哉可從此政化貴文之徵也鄭伯入陳以止辭爲功（左傳）鄭子產獻捷於晉戒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子產對之趙文子曰其辭順仲尼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宋置折俎以多文舉禮左傳宋人享趙文子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

楊升菴曰四句文之妙旨

陶望敬曰蕭繹修身俱起人實用

爲多文辭杜註舉謂記錄之也享有體荐有折俎有殽烝此事蹟貴文之徵

文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論君子則云情欲信辭欲巧此脩身貴文之徵也然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遁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夫鑒周日月妙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輕以包重此簡言以達旨也邶詩邶風七月篇聯章以積句儒行禮記儒行篇縟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書堯典敬日簡言博文明理隱義之家要旨該括精切

文以該情也書契斷決以象夬文章昭晰以象離夫離易也此明理以立體也四象見易精義以曲隱五例左傳一日徵而顯二日志而晦三日婉而成章四日盡而不汙五日懲惡而勸善微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故知繁簡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會適徵之孔周則文有師矣是以子政劉向論文必徵於聖雅圭勸學必宗於經濮書匡衡字雅圭東海承人也成帝即位衡上疏勸經學成儀之則及論語孝經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聖人言行之要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尚書君奭篇故知正言所以

陶侃貢自論文之用良工若心

陳白沙曰此傳而反約之也

立辨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辨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徵詞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徵詞借通正言共精義竝用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顏闔以爲仲尼飾羽而畫莊子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虧乎曰殆哉岌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詞以支爲旨恐性以視民而從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

事華詞雖欲此言聖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御華而佩實者也天道難聞猶或鑽仰子貢云性與天道顏子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文章豈見胡寧勿思若徵

楊升菴曰奇句也諸賢初皆然足如此麟角固不一二

聖立言則文赴焉矣

贊曰

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爲文秀氣成采鑒懸日月辭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在心

曹始能曰其徵聖以情即體性干譽也可謂雲霞煥綺泉石激籟之文

○○○辨騷文心雕龍　雲門子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屈原作離騷史記云離騷者猶離憂也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公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淮南王劉安即淮南子武帝時安入朝獻所著內篇上愛之使爲離騷旦受詔日食時上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瞭然涅而不緇瑩而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已忿懟沈江羿澆二

揚升菴曰詩亡之後屈平直接其緒故彭和正謂以辨騷也此非彭和之言也固風小雅離騷兼之漢人已言之矣

楊雄卷曰或以漢武淮南宣帝楊雄不知漢武何得盡眞是玉逸非漢武

姚弊有窮君羿寒浞子二姚虞思君女以妻夏后少康與左氏不合嵩毖嵩懸圖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民哲可謂妙才王逸字叔師註離騷以爲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鷖鳳凰別名也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尚書禹貢崑崙析支渠搜西被流沙名儒辭賦莫不疑其議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瓠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昌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留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于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豐隆雷師宓妃伏羲女娀音元契毋簡狄也說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康回共工名怒觸不周山地柱折夷羿彈日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木乃使羿射九日萬民皆喜置堯

楊升菴曰摘其詭誕此愛而知惡也彥和欲扶風雅之切如此

爲天子日本夫九首招魂云一夫九土伯三目招魂云土伯九約其角首拔木九千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三百舉首觸天長蛇吐舌其狀若牛蟜蟜踰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爲權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奇誕則如此固知楚詞者體慢于三代而風雅于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壯

楊升菴曰招魂大招皆山水幽勝而深美招魂而深美大招而幽秀古豔亦與此相表裏

騷集補載諸家論說古盡未與此相表裏

歷代卷目歐禮部四字次盡一篇必盡文

經九章明麗以哀志九歌九辯宋玉作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瑋招魂宋玉作詭而惠巧招隱淮南小山作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志屈原卜漁父寄獨往之才屈原漁父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自九懷王逸作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乘賈誼追風以入麗馬揚相如揚雄沿波而得奇其衣

楊升菴曰治其音妙句尤奇

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莞音鬱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詞吟諷者術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纓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詞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相如字假寵於子淵王褒字矣

贊曰

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錙銖

楊升菴曰形声之本干情

情采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蕚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易李字也織辭魚網之上魚網紙也其爲彪炳縟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

數也孝經垂典喪乎聲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嘗質也老子疾偽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弃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謂漂飾也韓非云豔采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艷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于斯極矣研味孔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胥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緣言而辯麗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

揚升庵曰子言踐云美人未嘗不粉黛粉黛采美人奇才

未喜不讀書讀書未必此奇才

而升菴曰屈原楚辭有疾痛而日呻吟也東方朔以下擬楚辭深呻吟而無疾痛者也

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咏情性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驚聲釣世此爲文而造情也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真爲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弃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況詠皐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

揚升菴曰莊子三言盡于寓

幸弗存剿其及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門而不若芳無其情也夫以艸木之徵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經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名謂此也是以衣錦褧衣惡文太章賁象賁白易云上九白賁无咎賁乎反本夫能設誤當作模以位理是地以罷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摛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

千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贊曰言以文遠誠哉斯驗心術既形英蘂乃贍
吳錦好渝舜英徒豔繁彩寡情味之必厭舜英木槿也豔麗也色也

揚升菴曰詩與賦別正在情文先後

楊升菴曰此分風骨之異論文之極妙者

○○○風骨　文心雕龍　雲門子

詩總六義風冠篇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于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一作生焉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平聲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爲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故練于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

楊升菴曰此論發自劉子前無古人徐季海移以評書張彥遠移以評畫同此理也

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時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始不可勝竝重氣之旨也夫暈（音輝）翟備色翬（音諼）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音荀）之采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風骨乏采則鶬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若夫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乎申新意雕畫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

捶（音桑）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元（楊改元作風）氣則無風之驗也昔潘勗錫魏漢獻帝策命曹操（楊改曹）文思摹經典羣才加九錫文（馬相如封禪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疑不可力強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翰筆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賦仙氣號凌雲（漢司馬相如見武帝好神仙因爲大人賦以獻之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賜錦四匹）蔚爲辭宗遒其風力遒也能鑒斯要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故魏文（曹丕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

楊升菴曰引文明以健左刃明即風也健即骨也詩有格有調格猶骨也調猶風也

辭奇而不黷若骨采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騖（音務）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輕矣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去聲）異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學者弗師子是謂華隨侈流遁忘反若能確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之有哉

贊曰

情與氣偕辭共體竝文明以健韋乃騁蔚彼

風力嚴此骨鯁才鋒峻立符采克炳

楊升菴曰左氏論女色曰美而艷美猶骨也艷猶風也文章風骨兼全如女色之美艷兩致矣

羅念菴曰首層勞空二喻

羅念菴曰第二層

羅念菴曰第三層又立二喻

羅念菴曰第四層又立二喻

羅念菴曰第五層不止來

○○○去情新語

嬰兒傷人而被傷者不以爲怨倏儒嘲人而獲嘲者不以爲辱何者挾利以爲已有情于譽飽雖蒙惠而非德無情于傷辱雖蔑毀而無憾魚不畏網而畏鷁復讎者不怨鏌鋣而怨其人網無心而鳥有情劒無情而人有心也使信士分財不如投策探鈞使廉士守藏不如閉扃全封何者有心之于平不若無心之不平也有慾之于廉不若無慾之不廉也今人目若驪珠心如

羅念菴曰結束又補一喻

權衡評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必嫌怨及其自照明鏡纂倒其容醜狀既露則內慙而不怨向之評者與鏡無殊然而向怨今之慙者以鏡無情而人有心也

羅念菴曰首層空空二喻

李卓吾曰層層立喻層層正意總見無心之妙文機亦趣亦整

羅念菴曰第二節

羅念菴曰第三層與上第二層相承來

○○○通塞　新語

雲門子

勢苟就壅則口目雙掩遇必屬通則聲眺俱明故處穴大乎聲鬱數仞順發長叫響通百里入井望天不過圓蓋登峰眺月極于煙際向在井穴之時聲非卒嘆目非暴昧而聞見局者其勢壅也及其乘風踏峰聲非孟賁目非離婁而響徹眺遠者其勢通也買臣恣饑而行歌王章苦寒而坐泣蘇秦握錐而憤懣班超執筆而慷慨當彼四子勢屈之時容色黯黑神情沮恧言爲

羅念菴曰第四層是勢屈言塞也

瓦礫行成狂狷髮露心憂影銷貌憊引歎而雷轉噴氣則雲湧如騏驥驥之伏于臨阜玄猿之束于籠圈非無千里之駃萬仞之捷然一而不異靜鈍者無所肆其巧也何異處穴而望聲徹入井而欲睇博哉及其勢伸志得或佩錦而還鄉或聲玉于廟廊或合縱于六國之內或懸旌于崑崙之外當斯之時也容彩光煥神氣開發言成金玉行為世則乘肥衣輕怡然自得漂若輕鷗乳燕之波洏若吞舟之鱖大壑何異順風而縱

羅念菴曰第五層是勢伸言遂也

羅念菴曰第六層言先塞而後通

羅念菴曰第七層言先通而後塞

羅念菴曰衆側重這一段

聲聲將而長嘯入猶是也而昔如彼今如此者非謂其日愚而今賢故醜而新美蹇之與通也水之性清動蹇以堤別波紐而氣腐決之使通循勢而行從澗而轉雖有朽骸爛齊不能污也非水之性異通之與蹇也人之通猶水之通也德如寒泉假有沙塵弗能污也以是觀之通塞之路與榮悴之容相去遠矣

李卓吾曰說塞處使人酸心縈脅

康對山曰首段言音

康對山曰此段言力

康對山曰此段言色

康對山曰此段言空

○○適才 新語

雲門子

伏臘合歡必歌採菱拍舟則歌噓唳雖無激楚之音然而弃不用者方引重抽力不如噓噢之宜也卞莊子之昇殿庭也鳴佩趨蹌溫色怡聲及其搏虎必攘袂鼓肘瞋目震嘷非不如温顏下氣之美然而不能及者方格猛獸不如攘袂之宜也妥陵神童通國之麗也入音繁會使以歌吹嚶聲而人悅之則不及瞽師侏儒之美姝御之珠有代之傳寶以之彈寶則不如泥

廉對山曰列此一結畢趣下美意

廉對山曰此段言劍

九之徑也宋矜之劍天下之銛也用之獲穗會不如鈎鎌之功也此四者美不常珍惡不終廢用各有宜也昔野人弄子貢之辯而恍馬圉之辭越王退吹籟之音而好鄙野之聲非子貢不及馬圉吹籟不若野聲然而美不必合惡而見珍者物各有用也

何燕泉曰抱才飲者期于適用不則如齊王好竽而操瑟立齊門惡雖工如王之不好何

洪實夫曰此篇只立一喻

唐震川曰此篇首先出正意

慎隙 新語

或怨大而成小或憾輕而至重深讎不必危而睚眦未可易也譬如風焉披雲飛石捲水靡木而入血脈不爲之傷隙穴之風輕塵不連毛髮不搖及中肌膚以爲深疾夫不爲害小而成患者大風散漫小風激射也故漢祖免貫高之逆魏后曹操泄張繡之讎韓信削少年之辱安國釋田甲之慢此皆遇英達之主寬廊之矜得以深怨而不爲讎也會酒薄而鄲圍羊羹偏而

雲門子

唐震川曰引往事爲証

洪實夫曰未結出處字

宋師敗何孫以闘雞亡身齊侯以笑嬪破國皆以輕蔑細怨忘樹禍端以酒食戲笑之故敗國滅身爲天下笑不慎故也

王鳳洲曰防微之論警策

洪實夫曰第一層論愛

洪實夫曰第二層說貪

洪實夫曰第三層發推廣入知戒到底一收

○○○貪愛 新語

寒山有獸其名曰貌其角當心俯而磨之憤心而死炎洲有鳥其名曰梟梱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蜀渓之貪石牛逾近而身轉危何異貌磨其角逾利而身速亡乎白公之貪財逾積而身逾滅何異梟之養子子逾長而身就害也是以達人覩禍福之機鑒成敗之源不以苟得自傷不以過差自害老子云積而多藏必厚亡禮云積而能散皆明止足之分祛

貪劣之萌也

王鳳洲曰警世語

洪實六日士人無所建立于世便與草木同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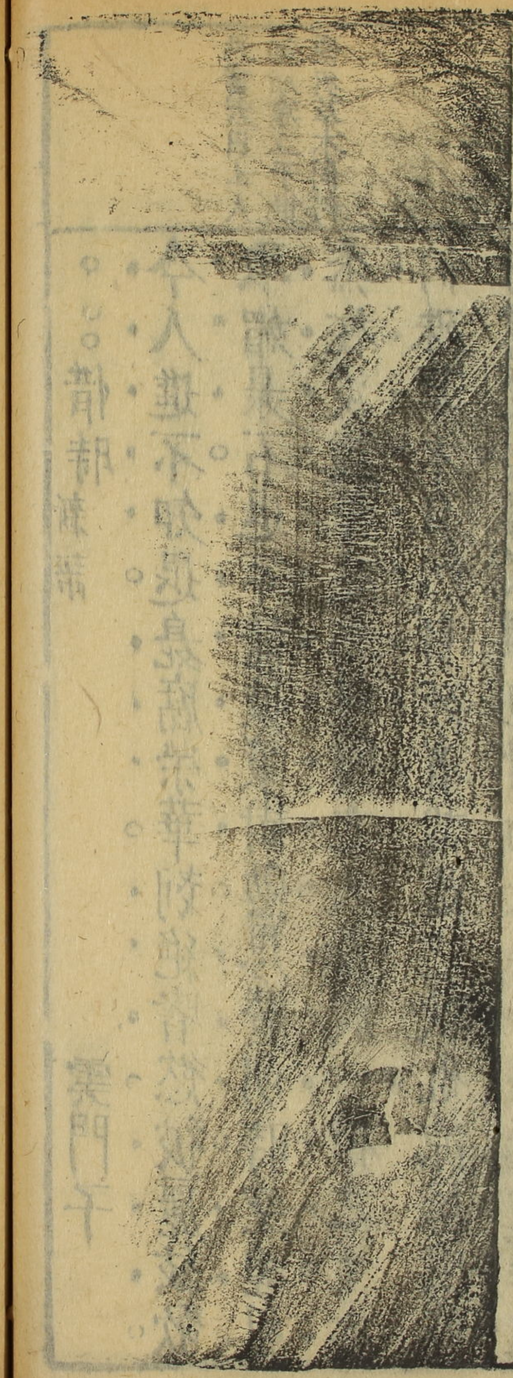
王九皇自以蟬鳴為悲秋人所未聞

○○惜時新語

今人進不知退矣腐榮華刻絶嗜慾被麗絃歌取媚梟石退不能披策樹勳懋贊明時空蝗梁黍枉沒歲華生為無聞之人沒成一棺之土亦何殊草木自然自死者哉歲之秋也涼風鳴條清露變葉則寒蟬抱樹而長吟烈悲酸蟬近秋而悲怨託于落日之際何也衰其時命迫于嚴霜而寄悲于蔭柳今日向西峯道業未就鬱聲于窮岫之陰無聞于休明之世已矣夫而矣

能不寤矜于將來染意于松煙者哉。

王鳳洲曰慚陰說



林慮舒曰漢至于雲獻

陶望欽曰論像讚之旗賂

于山子

姓陸名機字士衡晉人世居雲間與弟雲讀書于山于山見吳亡于將鑄劍於此因名于山子兒弟二人稱雲間二陸云晉人語曰二陸入洛三張減價

辯亡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荊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越遂掃清宗祊烝禋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劍厲起之

陶云敬曰描出心曲

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龍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

陸虞曰襄太過

無謀律畏威稔惡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撫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敞雄爽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敞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氣者

陶云敬曰如趙容所謂任賢使能意存經略不效書生尋章摘句是也

陸公孫大司馬陸抗

以契集而江東蓋多士矣荊井伐諸華誅鉏于紀旋皇輿于夷庚反帝坐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容心因乎今圖從政咨于故寔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周申之以節倫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東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竭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驚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傳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

林昌彝曰如趙咨所謂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革車載丰疊不可勝數者也

疇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桓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殭諫以補過謀無遺謨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觀氏常籍戰勝之

流君典曰先王稱漢中王因閉羽之沒自特代吳

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檄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誤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湘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江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鋭蓬蘢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劒財匱而

何燕泉曰曹操進軍濡須口見孫權軍伍整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

崔後渠曰吳可以圖大借天命不永大業未成

吳荒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跱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禋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鍛望颺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瓌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輪軒騁於南荒衝輖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

林慮曰見嗣主雖有先業既不能積久不能守終至于亡

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蒞朝亟回肆虐景皇聿興虔脩遺憲政無失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武烈朝在丞相陸覬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黎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憂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危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曆命應化而徵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於邑

定山曰無軍
兵壓境而一旦
城亡忠臣烈士
爲之奈何

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
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
濟西之豫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愤
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
向時之師無襄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
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
彼此之化殊授任之寸異也

許季升曰唐權輿云雨漢所以亡者皆曰恭
卓亦以莽莫篡逆天下顯然聞知不知亡西
京者張禹亡之
氏尊君卑臣
清河主明臣忠則無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
祚未易知也此論可相參看

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
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
濟西之豫軍未淡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惜
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
向時之師無襄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
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
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許季升曰唐[illegible]具云雨漢所以亡者皆曰恭
卓亖以莽[illegible]

顯然聞知不知亡酉

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向令西京柳惲王
氏尊君畢臣則庶無乎無哀平之懷東京登庸
清河主明臣忠則庶無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
祚未易知也此論可相參看

陳明卿曰論唐是論劉非

○○○辨七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下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謀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援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弭以重陸公之威

陳明卿曰晉魏間多此等語句

悉委武衞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賢豬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臀之誓屏氣蹐躡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養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咎子瑜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厥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

胡有泉曰孫權稱帝遷都建業便座遂輔太子守武昌

陳明卿曰抑揚處極有公論

蔡白石曰一轉無限波瀾

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廉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脩雖釀化懿網未臻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材守之以道善人御之以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

康齋曰又一轉法

陳明卿曰妙句

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陬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奪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

康齋曰晉以羊祜都督荊州襄陽與陸抗對境抗善遺酒于祜祜飲之抗疾求藥牛祜祜以成無與之或譖抗曰羊有酒人

我之所共彼若藜長技以就所厲即荊楊而爭舟得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建步闢之亂焉賓城以延疆寇重資弊以誘羣蠻於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浴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非據東坑深溝高壘拔甲衒威反虜蹤跡待殲羸而不敢井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蔡曰石曰陸機辛毗請伐吳晉主舍之

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汲而潛謀兆吳霧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庸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

蔡曰石曰天時特險人和安家之要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曰地利不如人和奈何舍其國言爲國之特險也又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特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奈何舍其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特險而已又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夫西州之氓非無衆也六江之南非乏險也山川之險易失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仲以誘俊又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

蔡曰石曰此轉更波瀾

林盧希曰文襄辨論至共患者令人感泣

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
殷之思黍離無愁周之感矣

王鳳洲曰叙三國之亡令人悵然有麥秀黍
離之感

淵君典曰出形心神便步驟

石匏子

劉晝字孔昭北齊人與李鉉魏收同時晝傷世不遇揩遷江表文阻英吐華成一家言指不謬于聖人者也

清神

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心靜無勞汝形閒靜不擾其性昭河清而聖人出時清即太平水清即魚躍神清即無累心清即影直神者深智之名清者不濁之稱若能清潔其身則垢不染穢焉能靜其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

孫奭泉曰神清由于養

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于外神恬心清則形無累矣虛室生白吉祥至矣人心內苦生空虛則純白獨生可馬彪曰閑空也止也人不照於昧金而照于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鑑于流波而鑑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由此觀之神照則垢滅形靜則神清垢滅則內慾永盡神清則外累不入今清歌奏而心樂（韓嫣善歌欲人齊唱歌行至雍門大雨雪糧盡欲歸歌之食塞門人不識以供擊之韓嫣乃悲哭雍

下後復曰驗清神

沈君盛曰清神元矣

沈君盛曰以歌驗外事

孫奭泉曰一瘡一士

閭人聞其哭盡皆悲泣三日爲之不食有智者謂嫣曰子既善歌可止哭而歌韓嫣即唱歌其歌清暢可動梁塵遶閭人聞之三日忘其食也悲聲發而心哀神居體而遇感推移以此而言則情之變動自外至也夫一哀一樂猶奏正性況萬物之衆而能扼握以生心神哉故萬人擊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鵠是好默之鳥故人皆射之比喻人心萬端情亂心蕩如彼鵠中箭也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之于聲色鼻口之於芬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七竅蔽于

沈若泉曰此心之所由不清

了後溪曰耳目口心推聖人能清之

孫泰泉曰收斂之効

攻取則精神馳騖而不守志氣縻於趣捨則五藏滔蕩而不安嗜慾連綿于外心腑壅塞於內憂衍於荒盪之波留連於是非之境而不敗德傷生者蓋亦寡矣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貴身而忘賤故尊勢不能動普音竟讓位與許由許由不受洗耳於河也樂道而安貧故厚利不能傾容身而處適情而遊一氣浩然純白于衷故形不養而性自全心不勞而道自至也

王鳳洲曰明鑑止水清神切俞彎弧中鵠清神之反下兩層是也清神必如聖人乃爲清神之証議論明當

孫月峰曰文武各一道

孫月峰曰文武各有宜

○○○文武

規者所以法圓裁局則垂矩者所以象方製鏡必背輪者所以輻地大水則溺舟者所以涉川施陸必躓何者方圓殊形舟車異用也雖形殊而用異而適用則均者盛暑炎蒸必藉凉風寒交氷結必處溫室夏不御纊非憎惡之炎有餘也冬不臥簟非怨讎之凉自足也不以春日遲遲而毀恙祁秋露漉葉而剔笋席白羽相望霜刃競接則文不及武于戈既韜禮樂聿修則武

不及文不可以九畿憫然而棄武四郊多壘而損文用各有時未可偏無也五行殊性俱爲人用文武異材並爲大益猶救火者或提盆檻或挈瓶罌一斗盂其器方圓形體雖逐各質相乖至於盛水滅火功亦齊焉繳者身仰鈞者身俯俯仰別狀取利同焉織者漸進耕者漸退進退異勢成務等焉墨子救宋重趼而行墨翟宋人外理九經內練萬術魯般作雲梯攻宋城墨子在城中乃作火具燒公輸雲梯魯凡攻宋城墨子之柜有餘公輸魯般以絕代之巧終爲墨子之困墨子來往宋城救急

孫臏拿白文武同功

不息趼生重趼也　于不在魏身不下堂魏之隱士姓段名于木魏文侯往其家與之共坐語終日文侯脚胝婢腊切而不敢伸謂左右曰寡人富于財于木富于德吾脚胝不敢伸寡人有行止異跡存國一焉文以讚治武以凌敵趨舍殊律爲績平焉秦之季葉土崩瓦解漢祖躬提三尺之劒爲黔首請命跋涉山川蒙犯矢石出百死以續一生而爭天下之利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斯之時冠章甫衣縫掖大袖之衣也今衣服也掖之旁衩也厚履也履頂方履底平履也冠弊履決而不顧何則所急者在也

孫月峰曰左文隱武之異態

孫月峰曰文武不宜相傾

戈徵鄒魯諸生而制禮儀脩六代之樂朝萬國于咸陽當此之時脩文者榮顯習武者慙恧一世之間而文武遞爲雄雌以此言之治亂異時隨務引才也今代之人爲武者則非文爲文者則強武強笑各執其所長而相是非猶以宮笑角以白非黑非適才之情得實之論也

方希古曰論文武並用治亂相濟長久之術也

通塞

命有否泰遇有屈伸否與泰相翻屈與伸殊貫邀泰遇伸不盡叙智遭否會屈不專膚敘何者否泰由命屈伸在遇也命至於屈才通即壅遇及於伸才壅即通通之來也非其力所招壅之至也非其智所迴勢苟就壅則日月雙掩遇苟屬通則聲眺俱助故處穴大呼聲鬱數仞順風長叫響通百里入井望天不過圓蓋登峰眺目極於烟際向在井穴之時聲非卒嘎目非暴昧

而聞見局者其勢壅也及其乘風蹈峰聲非孟賁古之烈力人也目非離婁古之明人也而響徹眺遠者其勢通也買臣忍饑而行歌王章苦寒而坐江蘇秦握錐而憤滿班超執筆而慷慨當彼四子勢屈之時容色黧黑神情沮恆言為庸樂行成狂狷髮露心憂影銷貌悴引歎而雷轉噴氣則雲湧如騏驥之伏於鹽車玄猿之束於籠圈非無千里之駃萬仞之捷然而不異羸鈍者無所肆其力也何異處穴而望聲徹入井而欲瞰博哉

及其勢伸志得或佩錦而還鄉或聲玉於廊廟買臣為太守玉章為京兆或合縱於六國之內或懸旌於崑崙之外班超少時貧賤嘗為人傭顧寫書遇濮功封為定遠侯三十年後方得還鄉去時少壯歸時髮白也當斯之時也容彩光液神氣開發言成金玉行為世則乘肥衣輕怡然自得快若輕鴻汎長風滿若巨魚之縱大壑何異順風而縱聲登峰而長矚色滌切貌也人猶是也而昔如彼今如此者非為昔愚而今賢故醜而新美蹇之與通也水之性清動蹇以堤

○○○傷讒

譽者揚善之樞也毀者宣惡之機也揚善生于性美宣惡出于情妬情美以成物爲恒情妬以傷人爲務故譽以論善則辭以極善爲功毀以訾過則言以窮惡爲巧何者俗人好奇不奇不用也譽人不增其義則益其惡則聽者不映於心毀者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滿於耳代之善人少而惡人多則譽者寂寞而讒者諠譁是以洗垢求痕吹毛覓瑕揮空爲有轉白爲黑提輕當重引十至

則波紹紲與輮同而氣腐決之使通循勢而行從澗而轉雖有朽骸爛胔不能汚也非水之性異通之與壅也人之通猶水之通也德如寒泉假有沙塵弗能汚也以是觀之通塞之路與榮悴之容相去遠矣

方希古曰以命遇論通塞有感慨

參安止曰以喻結

蔣冕敷曰性美情妬性之殊也成物傷人用之異也

范虞臣曰增益二字便見俗人好奇

王鳳洲曰以下轉入讒上

程材數自出慎字見君子雖無學言青蠅點白成墨心言譬不可改毀

万布百日此咸德也不止讒諂

天墨子所以泣素絲墨子者墨翟也悲纔素絲元素白被他色染而隨色變乃爲青黃好人被讒成惡也楊朱所以泣岐路楊朱宋人也見岐路即慟之謂此路岐魯有幾人合則此路與人同行忽右也昔人興讒言于青蠅貌武公信讒詞詩刺言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青蠅點白成墨者也讒言譬利口於刀劒者以其點素成緇緇黑色也刀勁傷物故有四畏不可不慎烏之出頸銜距者羽類畏之獸之方喙鉤爪者毛羣畏之魚之吻鹿紙反后鋸齒者鱗族畏之人之利口讒諂者人其畏之讒嫉之人必好鬥

朝可泉日此李實有盜祀也

安錫泉日入宮見妬務袖工讒

徐干万日無根之訪

人惡忌聞人善妬才智之在己前譽普居富貴之在其上猶喉中有噎壹吞之思入月上有翳泱之願手天決之情深則斐斐雜作故揚娥眉者爲醜女之所妬行貞潔者爲讒邪之所嫉昔直不疑未嘗有兄而讒者謂之盜嫂直不疑前漢人也干時讒者謂其有盜嫂之行實未嘗有兄也第五倫三娶孤女而世人譖其揭婦翁第五倫前漢人也三娶孤女人此聽虛而責譽視空而索影悖情倒理誣罔之甚也以二子之賢非身行之不潔與人有雖也而不免

於世謗者豈非獸惡其網人惡其上耶故讒邪之蔽善人也猶朝日洞明霧霾則不見天沙石至淨流濁則不見地雖有明淨之質而不發明者水霧蔽之也蘭蓀欲茂秋風害之賢哲欲正讒人敗之故讒者但知害嫉於他人而不知傷所說之主而不知還害其身故

李子炎曰明淨正善人心朋煙霧濁涇正善人猥務

賈正夫曰無極之談二笑而不旋踵之禍亦如子常夫之報施誠哉

無極之讒子常蒙謗郤費讒滅無極姓費楚人爲晉大夫子常爲楚令尹與無極同事晉君欲往子常家無極誣子常曰晉君愛兵馬明日來向子家子宜置精兵于門內晉君來見必當禮喜子常信之遂貯兵于門內以待晉君果至

王和而過者也

陳五岳曰發離騷之苦心闡天問之哀思洞九章之幽懷吐九辯之未了具見師弟之情君臣之義

吾子之義

九章之末下及解文末下及卜居文末下及漁父文末下及招魂文末下及大招文末下及惜誓文末下及招隱士文末下及七諫文末下及哀時命文末下及惜往日文末下及

至鳳州日應不可不慎

子常門無極謂晉君曰事不可不知乎臣請光入觀望無極入門內便出來敗曰子常門內其猜貝欲襲君晉君怒殺子常子常死又有人說乃是無極之教晉君又殺故極故云子常蒙謗郤宛讒滅也讒諂流毒一至於斯嗚呼後代之君子可不慎諸

楊升菴曰讀此篇與屈原卜居漁父招魂大招惜誓招隱士七諫哀時命惜往日應不可不慎諸

盟檄韓昌黎原毀爲壯君子見幾之哲鑒邪

之辨垂戒于古

天行泉曰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禍福

禍福同根妖祥其域禍之所伏還以成禍妖之所見或能爲吉祥之所降亦廻成凶有知禍之爲福福之爲禍妖之爲吉祥之爲凶則可與言物類矣吳兵大勝以爲福也而有姑蘇之困吳王闔閭與越王句踐戰於檇李傷將軍靈姑浮會稽以爲禍也而有五湖之國遂起姑蘇之臺七年而臺不成後被勾踐見百性困苦於五湖興兵來滅吳吳兵敗績和越王在五湖起兵戎王強盛以爲福也而有臺爲禍而後變爲大禍也越棲會稽以爲禍也而有越王句踐戰於檇李傷將軍靈姑浮會稽山下闔閭大勝兵士還朝代吳軍大勝也戎王強盛以爲福也而有

丁後淩曰以上引禍福無常之事

樽下之觝 戎王倚其強盛滅幽王後被幽王孫於酒樽下觝而殺之 陳駢出奔以爲禍也終有厚遇之福 陳公子奔於齊齊侯見來加以厚禮待之又聘與女爲妻是爲福也 禍福迴旋難以類推昔宋人有白犢之祥而有失明之禍雖有失明之禍以至獲全之福 宋國人家有黑牛生白犢往問孔子孔子曰是祥也後乃殺之將祭祀牛人盡殺作兵戰死並盡人父子日盲並得存丁命也 北叟有胡馬之利卒有奔墜之患雖有奔墜之患以至保身之福 塞北人家有一匹壯馬其馬奔向胡中三年引胡地犀馬而歸其人子好乘馬被胡馬墜

程舜敷曰尚書作書降之百祥作一災降之百禍災見禍福皆人自致

即折後胡來侵塞北人盡張弓被甲一得反並彼胡殺惟有此人父老子脚折免胡兵得存故禍成福也 以見不祥而不爲善即祥還成妖矣昔武丁之時亳有桑穀其生于朝 桑穀共聚也桑穀並於朝而爲妖怪矣 史占之曰野草生朝朝其亡乎武丁恐懼側身修德桑穀自枯入紘之內重譯而來殷道中興帝享之時有雀生鳶 詩云鳶飛戾天鵬鳥之屬也於城之隅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國家必王帝幸驕暴遂亡殷國故妖孽者所以警王侯也怪夢者所

張陽和日見福
循環

王屋洞日外史
者不為憂善自
修者默為轉移

以警庶人也妖孽不勝善政則凶反成吉怪夢
不勝善言則福轉為禍人有禍必懼懼必有敬
敬則有福福則有喜喜則有驕驕則有禍是以
君子祥至不深喜逾敬慎以檢誠其身妖見不
為戚逾修德以為務故招慶於神祇災消而福
降也

楊升菴曰警省之意勸戒之詞可為炯鑑

無能子

姓名不傳因五代黃巢作亂遂
隱居著書不出自號無能子

文王說

呂望釣于渭濱西伯將畋筮之其繇曰非熊非
羆非虎非貔非龍非彲所獲霸王之輔西伯再拜望釣不輟西
伯拜不止望箕踞笑曰汝何為來哉西伯曰殷
政荒矣生民荼矣愚將極之思得賢士望日殷
政自荒生民自荼胡與于汝汝胡垢于為西伯
曰夫聖人不藏用以獨善于已必盡智以兼濟

嘗見畫西伯之抗禮呂望之傳神如在畫圖

卻定宇曰呂望翻然而改有感于殷紂典生民故也

萬物豈無是邪望曰夫人與鳥獸昆蟲共浮于天地中一炁而已猶乎天下城郭屋舍皆峙于空虛者也盡壞城郭屋舍共空常空若盡殺人及鳥獸昆蟲其炁當炁殷政何能荒邪生民何謂荼邪雖然城郭屋舍不必壞生民已形不必殺寧將拯之矣乃許西伯同載而歸太顛閎夭私于西伯曰公劉后稷之積德累功以及于王王之德充乎祖宗矣今三分天下王其有二亦可謂隆矣呂望望漁者爾王何謂下之甚邪西伯

程瑤數曰孔子謂文德為至德以此

曰夫無爲之德包裹天地有爲之德開物成事軒轅陶唐之爲天子也以有爲之德謁廣成子于崆峒叩許由于箕山而不獲其一顧矧吾之德未進乎軒堯而卑無爲之德乎太顛閎夭曰如王之說望固無爲之德也何謂從王之有爲邪西伯曰天地無爲也日月星辰運于晝夜雨露霜雪隕于秋冬江河流而不息草木生而不止故無爲則能無滯若滯于有爲則不能無爲矣呂望聞之知西伯實于憂民不利于得殷大

下於是乎卒與之興周焉

楊升菴曰文之師即呂望也即湯之聘伊尹高宗之求傅說漢高之拜韓信劉先主之三顧孔明可爲千古一轍

蔡虛齋曰首敘句敘事

句立篇曰以下一諷一卷

○○朱玉說

屈原仕楚爲三閭大夫楚襄王無德佞臣靳尚有寵楚國不治屈原憂之諫襄王請斥靳尚王不聽原極諫其非宋玉止之曰夫君子之心也修乎已不病乎人晦其用不曜于衆時來則應物來則濟應時而不謀已濟物而不立功是以直無所歸怨無所集今王方眩于佞口酣于亂政楚國之人皆貪靳尚之貴而譽隨之大夫乃子子然孳孳其忠信而叫譟其中言不從國不治

徒彰乎彼非我是此賈仇而釣禍也原曰吾聞君子處必孝弟仕必忠信得其志雖生猶死諫不止靳尚怨之讒于王而逐之原彷徨湘濆歌吟悲傷宋玉復喻之曰始大夫子子然挈忠信而叫譹于羣佞之中王爲大夫危之而言之舊矣大夫不能從今故悲邪豈酌祿是思國壞是念邪原曰非也悲夫忠信不用楚國不治也王曰始大夫以爲死孝弟忠信也又何悲乎且大夫貌容形骸非大夫之有

卽立齋曰五句畧數開提

卽立齋曰以下又一諷一答

卽立齋曰証他一句久妄動諷若曰諷諭之

心上一日見時事不可爲只宜天之從事耳

也美不能醜之醜不能美之長不能短短不能長彊壯不能在弱之庭弱不能彊壯之病不能排死不能留形骸似乎我者也而我非可專一身尚若此乃欲使楚人之國由我理大夫之惑亦甚矣夫君子寄形以處世虛心以應物無邪無正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功無罪虛乎心雖榮紆蹻跖非罪也存乎心雖堯舜夔契非功也則大夫之忠信靳尚之邪佞孰分其是非邪無所分別則忠信邪佞一也有所分則分者自

妄也而大夫離真以襲妄特已以點人不待王之棄逐而大夫自棄矣今求乎忠信而得乎忠信而又悲之而不能自止所謂兼失其妄心者也玉聞上達節中守節下失節夫虛其心而遠于有爲者達節也存其心而分是非者守節也不得其所分又悲之者失節也原不達竟沉汨羅而死、

王夫之曰在屈原可謂臣之冀君至矣在宋玉可謂弟之望師至矣屈原介而過者也宋

○○商隱說

漢高帝嬖于戚姬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盈大臣不能爭呂后危之謀于留侯張良良曰夫有非常之人然後能成非常之事良聞商洛山邃者四人曰夏黃公甪里先生東園公綺里季上嘗召不能致今太子實能自卑以求之四人迫來來而賓太子此善助也呂后如良計遣呂澤迎之四人始恥之既而相謂曰劉季大慶又知所以高我求我不得想已而已矣呂雉女子性

無能子

復慘忍其子盈不立必迫于危危而求我安危小于我也求我不得必加禍于我姑俞之可也乃來一日偕太子謁高祖見而問之四人咸自名帝愕然曰吾嘗求之而不從吾何謂從太子四人曰陛下慢人我義不受辱太子尊人我卽以賓游帝謝之相謂咸姬曰太子羽翼成矣不可撓也呂后德之將官爵之四人相謂曰我之來遠禍也非欲于心也盈立則如意黜呂雉得志則咸姬死今我懼禍成盈而敗如意懼呂后

而愁咸姬所謂廢人而全已殆非殺身成仁者也復將忍恥爵于女子之手以立于廷何異賊人夕入人室得金而矜富者耶乃復隱商山呂后不能留張良亦悟於是屏氣絕穀而退居爾王鳳洲曰論四皓者或以爲賢或以爲否或以爲眞或以爲僞讀此足立千古之案

○○○嚴陵說

光武微時與嚴陵爲布衣之交及即位而陵方釣于富春渚光武思其舊義其賢貽徃聘之陵不從光武曰吾與子交也今吾貴爲天子而子猶漁吾爲子恥之吾有官爵可以富子使可在千萬人上舉動可以移山嶽吃咤可以興雲雨榮宗華族聯公繼侯丹饌宮室錯沓車馬美衣服珍飲食擊鐘鼓合歌舞身樂于一世名傳于萬祀豈與垂餌終日汩沒無聞

注：疑當曰以吾釣與富貴相

注：節立當曰此欣之以富貴

注：當曰徃聘之

形以榮辱於動之也

莊子曰以四海之內雖出言異來

按其升沉榮辱哉可爲從于我也陵笑曰始吾交于之日而子修志意樂貧賤似有可取者今乃誇咤眩惑妄人也夫四海之內自古以爲至廣大也十分之中山嶽江海有其半蠻夷戎狄有其二中國所有一二而已背叛侵凌征伐戰爭未嘗怙息中國天子之貴在十分天下一二分中征伐戰爭之內自尊者爾夫所謂貴且尊者不過于一二分中猶喜怒專生殺而已不過十二分中撰上木以廣宮室集綿帛珍寶以繁

旺定山曰可謂樂泥斯亮

卽立齋曰有意賤一義以光武之心

車服殺牛羊種百穀以美飲食列侯麗敞金石以悅視聽而已豬欲未厭老至而死豐肌委于螻蟻腐骨淪于土壤匹夫匹婦一也天子之貴何有哉所謂貴我以官爵者吾知之矣吾聞帝王與公侯卿大夫之號皆聖人強名以等差貴賤而誘愚人爾且子今之帝王之身昔之布衣之身也今人雖帝子而子自視之何異于昔蓋以誘我于強名而使子悅而誇咤也今又欲以強名公侯卿大夫誘我非愚我邪夫強名者衆

人皆能爲之我苟恍此當自強名曰公侯卿大
夫可矣何須子之強名哉子必曰官爵者以其
富貴其身也官爵實強名也自我則有富貴之
實不自我則富貴何有哉夫所謂富貴官爵者
亦不過于冕冠鳴玉簇前驅後卒大廈被袞服
耳倦絲竹口飫膏鮮皆子所誘我之說而已子
所誘我者不過充欲之物而已夫車馬代勞也
騏驥款段一也屋宇庇風雨也丹雘蓬茅一也
永服薇形也綺紈韋布一也食粱啗飢也膏鮮

莊定山曰破此
武以富貴相誘
之心大激烈

蔡虛齋曰數
節似老莊

蓁藿一也況吾汩乎太虛咀乎太和動靜不作
陰陽同波今方自忘其姓氏自委其行止撲竿
投縷泛然如寄又何暇惜其肢體愁其精神貪
乎强名而充乎妄欲哉且王莽更始之有天下
與子之有天下何異哉同乎求爲中國所爭者
爾豈憂天下者邪今于戰爭殺戮不知紀極盡
人之性命得已之所欲仁者不忍言也而子不
恥反以我漁爲恥邪光武悟於是不敢臣陵焉

王鳳洲曰昔范仲淹記光武得聖人之時先

節亦老莊

吾實憐意略與
光武則奔殺之
亂誰其治之

生以節高之子陵得聖人之清光武以禮下之又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徵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徵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公又有釣臺詩云漢包六合網賢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記足以盡光武子陵之相尚以道詩足以盡子陵之廉頑立懦

○○鴟說

鴟與蛇相遇鴟前而啄之蛇謂曰世人皆毒子毒者惡名也子所以有惡名者以食我也子不食我則無毒不毒則惡名亡矣鴟笑曰汝豈不毒乎世人哉指我爲毒是欺也夫汝毒乎世人者有心噬人也吾怨汝之噬人所以食汝示刑也世人審吾之能刑汝故畜我以防汝又審汝之毒深吾毛羽肢體故用殺人吾之毒汝之毒也吾疾惡而蒙其名爾然殺人者人也猶人持

陶朱公敬曰恭按當日才嘗以毒爲名

邱吉甫曰天下有毒者則鋤除誅滅者

陶圭敬曰兵論妙

兵而殺人也兵罪乎人之毒也明矣世人所以畜吾而不畜汝又明矣吾無心毒人而疾惡得名爲人所用吾所爲能全其身也

吳肅臣曰以人以天與令蛇不能置辨

全身而甘惡名非汝以有心之毒盱雎干草莽之間伺人以自快今遇我天也而欲詭辯苟免邪蛇不能答鴟食之夫昆蟲不可以有心況人乎

楊升菴曰眞太微子崔鶡對並傳不朽

譚子

譚峭字景升隱終南山著化書世傳爲齊丘子者齊丘嵩窃之耳然有見於黃老者

○○○道化

陳白沙曰首段詮道化之旨

道之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蹇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是以古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虛寂相通是謂大同故藏之爲元精用之爲萬靈含之爲太一放之爲太清是以坎離消

陳白沙曰此段論大化

長于一身風雲發泄于七竅眞氣薰蒸而時無寒暑純陽流注而民無死生是謂神化之道者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化精精化顧盼而顧盼化揖讓揖讓化升降升降化尊卑尊卑化分別分別化冠冕冠冕化車輅車輅化宮室宮室化旅衛旅衛化燕享燕享化奢蕩奢蕩化聚斂聚斂化欺罔欺罔化刑戮刑戮化悖亂悖亂化甲兵甲兵化爭奪爭奪化亡其來也勢不可遏其去也力不可拔是以大人以道德游泳

莫能知鬼神莫能窺夫何故道德仁義之所爲楊升菴曰譚子大同篇虛含虛神含神氣含氣明含明物含物達此理者情可以通形可以同同於火者化爲火同于水者化爲水同于日月者化爲日月同於金石者化爲金石惟大人無所不同無所不化足可以虛皇並駕此篇足了道化諸篇義

陳白沙曰此段論死生

之以仁義漁獵之以刑禮籠罩之蓋保其國家而獲其富貴也故道德有所不寔仁義有所不至刑禮有所不足是教民爲詐使民爲渥邪化民爲悖逆驅民爲盜賊上昏昏默不知其弊下恍恍然不知其病其何以救之哉虛化神神化氣氣化血血化形形化嬰嬰化童童化少少化壯壯化老老化死死復化爲虛虛復化爲神神復化爲氣氣復化爲萬物化化不聞由環之無窮夫萬物非欲生不得不生萬物非欲死不得

陳白沙曰此段論大谷

不死達此理者虛而乳之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氣相乘而成聲耳非聽聲也而聲自投之谷非應響也而響自滿之耳小竅也谷大竅也山澤小谷也天地大谷也一竅鳴萬竅皆鳴一谷聞萬谷皆聞聲導氣氣導神神導虛虛舍神神舍氣氣舍聲相導相舍雖秋蚊之翐翐許緣蒼蠅之營營無所不至也由此知之雖絲毫之虛忽有所察雖啾啾之言必有所聞唯大人之棁天地莫能見陰陽

蔡虛齋曰由神氣看及道心

○神交

牝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鶴相唳氣交也蓋由情愛相接所以神氣可交也是故大人大其道以合天地廓其心以符至真融其氣以生萬物和其神以接兆民我心慰慰民心怡怡心怡怡若不知其所思形惚惚若不知其所爲若一氣之和合若一神之混同若一聲之哀樂若一形之窮通安用旌旗安用金鼓安用賞罰安用行伍斯可以將天下之兵滅天下之敵是謂

蔡虛齋曰得鶡冠子論兵

神交之道也

楊升菴曰可參黃石公素書

蔡虛齋曰子書立論

陳白沙曰此論神氣相感處

蔡虛齋曰窮天地配道義工夫

○○○雲龍猛虎

雲龍風虎得神氣之道者也神由毋也氣由子也以神召氣以毋召子就敢不至也夫蕩穢者必召五帝之氣荷召不至穢何以蕩伏祂者必役五星之精荷役不至祂何以伏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作風雲可以會山陵可以拔江海可以發然用之于外不如守之于內然後用之于外則無所不可猛虎行草木偃毒鴆怒土石揭威之所鑠氣之所搏頑嚚爲之作小人由是知

陳白沙曰紀消子答問論從倏忽手九輪扁斲輪疱丁解牛無不由神全精全

鋏可使之飛山河可使之移萬物可使之相隨夫神全則威大精全則氣雄萬惑不能溺萬物可以役是故一人所以能敵萬人者非弓力之技一人所以能悅萬人者非言笑之惠蓋和之至也

楊升菴曰神爽篇言神氣專一此篇言神氣相應可參看

○○○聲氣

操琴瑟之音則翛然而閒奏鄭衛之音則渠然而逸解饒鼙之音則鴻毛躑躅其感激之道也如是以其和也召陽氣化融風生萬物也其不和也作陰氣化厲風厲萬物也氣由聲也聲由氣也氣動則聲發聲發則氣振氣振則風行而萬物變化也是以風雲可以命霜雹可以致鳳凰可以歌龍可以舞神明可以友用樂之術也甚大

案虛空曰和字作一篇骨子

陳白沙曰作樂之功

楊升菴曰虞廷興樂祖考來格鳥獸蹌蹌鳳凰來儀是此篇光景

譚子 卷四

○五常

儒有講五常之道者分之爲五事屬之爲五行散之爲五色化之爲五聲俯之爲五嶽仰之爲五星物之爲五金族之爲五芙配之爲五味感之爲五情所以聽之者若醯雞之遊太虛如井蛙之浮滄溟莫見其鴻濛之涯莫測其浩渺之程日暮途遠無不倒行殊不知五常之道一也忘其名則得其理忘其理則得其情然後牧之以清靜棲之以杳冥使混我神氣符我心靈若

夸虛空曰空投新島

陳白沙曰真空載不載之理

聚虛吉日修青
元景

水投水不分其清若火投火不同其明是謂奪
五行之英盜五常之精聚之則一散可包散之
則萬機齊亨其用事也如酌酢以投器其應物
也如懸鏡以鑒形于是乎變之爲萬象化之爲
萬生通之爲陰陽虛之爲神明所以運帝王之
籌策代天地之權衡則仲尼其人也

楊升菴曰論化育徹參贊之妙可謂神化

聚虛吉日常道
而含宮行常用
常守常御用字
精神

○○常道刻畫

仁義者常行之道行之不得其術以至于亡國
忠信者常用之道用之不得其術以至于獲罪
廉潔者常守之道守之不得其術以至于暴民
則辯者常御之道御之不得其術以至于羅禍
盡拙在用于人巧在用于身使民親稼則怨誠
民輕食則怒夫餌者魚之嗜釐者蟻之慕以餌
投魚魚必懼以釐投蟻蟻必去由不得化之道
畫者不敢易于圖像苟易之必有咎刻者不敢

陳白沙白圖像未偶且不可輕忽孔子曰名作偏者其無後乎

侮于木偶而侮之必貽禍始製作于我又要敎于我又眞禍于我是故張機者用于機設險者死于險建功者辱于功立法者罹于法動一哀則百家相會舉一事則萬事有害所以機貴乎明險貴乎平功貴乎無狀法貴乎無象能出刻畫者可以名之爲大象

楊升菴曰常道而不得其術以至刻畫者如商鞅變法而死于法鄧析鑄刑而死于刑韓非論說難而死于說難是也

恭靈云曰道德仁義礼智信相因而出而總用之于聖干又公疏之

一得一

坱然無爲之謂道道能自守之謂德德生萬物之謂仁仁救安危之謂義義有去就之謂禮禮有變通之謂智智有誠實之謂信通而用之謂聖道虛無也無以自守故授之以德德清靜也無以自用故授之以仁仁用而萬物生萬物生必有安危故授之以義義濟安拔危必有否臧故授之以禮禮兼規持範必有凝滯故授之以智智通則多變故授之以信信者成萬物之

道也

曾正夫曰得一工夫即一貫工夫可謂由博反約

曾正夫曰明允獸之有仁義礼智不信可以譬世

曾正夫曰人無仁義礼智信而反賊害之可羞孰若

攷漁

夫禽獸之于人也何異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死生之情鳥反哺仁也雉不再接信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孰究其道萬物之中五常百行無所不有也而教之爲網罟使之務攷漁且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夭其親愛非義也以斯爲享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信也夫羶葷之慾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爲貪

狠之與封豕鱗介雖無知必名我爲長鯨之與巨魚也胡爲自安焉得不耻吁直疑自古無君子

楊升菴曰戒殺放生似爲此說

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筆忘手筆然後知書之道和暢非巧也淳古非朴也柔弱非美也蕴潔非勇也神之所沐是故點策蓄血氣顧盼含情性無筆墨之跡無機智之狀無剛柔之容無馳騁之象若黃帝之道熙熙然君子之風穆穆然是故觀之者其心樂其神和其氣融其政太平其道無政夫何故見山思靜見水思動見雲思變見石思貞人之常也

曹正夫曰書法之妙畫寫曲盡

曹正夫曰人能盡知天星則能善奕亦此道

楊升菴曰張顛草聖右軍臨池可想此篇之入神

○七奪

吳康齋曰七奪盡盧尼去路

一日不食則憊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民事之急無甚于食而王者奪其一卿士奪其一兵吏奪其一戰伐奪其一工藝奪其一商賈奪其一道釋之族奪其一稔亦奪其一儉亦奪其一所以蠲告終而繰葛苧之衣稼云畢而飯橡櫟之實三者之刑理不平斯不平之甚也大人之道救不義斯不義之甚也而行切切之仁用感感之禮其何以謝之哉

吳康齋曰以七奪為不平不義

楊升菴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萃用其三而父子離況七奪乎此譚子仁八之言節用之準也

無爲

牛可使之駕馬可使之負犬可使之守鷹可使之擊蓋食之所感也猵猴可使之舞鸚鵡可使之語鴟鴞可使之死鬬螻蟻可使之合戰蓋食之所教也魚可使之吞鈎虎可使之入陷鴈可使之觸網敵國可使之自援蓋食有所利也天地可使之交泰神明可使之掇衛高尚可使之屈折喪狄可使之委伏蓋食有所奉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暨乎萬族皆可以食而通之我脈

許德溫曰以食先天下也

布素則民自煖我食蔡藿則民自飽善用其道者可以肩無爲之化

楊升菴曰老子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化書得此解

陳同夫曰戒殺亦仁心也設當此際則生父不能戒父子不及戚至羅雀掘鼠又不是言矣

○○○鴟鳶

有智者憫鴟梟爲之鼂腐鼠嗟蠛蠓之爲醯蟲不若爲人不若爲蠛是知君無食必不義士無食必不禮民無食必不仁臣無食必不義士無食必不禮民無食必不信是以食爲五常之本五常爲食之末苟王者能均其衣能讓其食則黔黎相悅仁之至也父子相愛義之至也義飽相

讓禮之至也進退相得智之至也計諸相從信
之至也教之善也在于食教之不善也在于食
其物甚卑其用甚尊其名尤細其化尤大是謂
無價之貨

楊升菴曰教字一篇之骨也孟子明君制民
之產一節可以參看

原刻夫曰民以食為天又看教之善哉